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八期
2012 年 9 月　　頁 309~358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從回指到承接

——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

張　麗　麗*

提　　要

在現代漢語，「就」可說是最常見的關聯詞，用於聯繫承接關係，而「即」則是古漢語最常見的承接關聯詞。本文將透過歷史考察探究二詞承接功能的來源。本文主張，二詞的承接功能皆源自回指功能。承接副詞「就」起於帶零形回指賓語的連動式，承接功能來自其後賓語的回指性；承接副詞「即」有三種來源：帶零形回指賓語的動詞、立即義副詞以及判斷動詞，三者也都具有一定的回指性。在漢語史上另有大量雙音節及三音節承接／結果關聯詞也源自含有回指語的短語，可見從回指到承接，並非二詞所特有，而是漢語史上常見的語言演變。[1]

關鍵詞：承接、關聯詞、照應、回指語、先行語

本文於 101.04.23 收稿，101.09.07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 本研究在檢索相關文獻時，使用中央研究院建構之多種語料庫，包含「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與「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特此聲明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om Anaphora to Consecutive Connec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nective Adverbs *Ji* and *Jiu*

Chang Li-Li*

Abstract

From a historical asp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s of the connective function of the two most popular consecutive adverbs, *jiu* in modern Mandarin and *ji* in ancient Chinese. *Jiu's* adverbial function originates from it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arrying a zero anaphoric object, and that of *ji* originates from the word's verb form that carries a zero anaphoric object, its adverb form that indicates immediate future, and its copula form. All of these origins perform anaphoric functions. The change from anaphora to consecutive connection is well-supported by the fact that many other disyllabic and trisyllabic consecutive and resultative connectives in Chinese are also derived from phrases containing anaphors.

***Keywords*: consecutive connection, connectives, anaphora, anaphor, anteced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回指到承接

——試論「就」與「即」承接功能的來源[2]

張　麗　麗

一、前　言

1.1 承接副詞

在漢語，具有連接作用的副詞一般統稱爲關聯副詞，[3] 而連詞與關聯副詞則統稱爲關聯詞。在現代漢語，「就」可說是最基本的關聯詞，可聯繫時間、因果、條件／假設[4] 等多方面的承接關係。

(1) a. 沒走出多遠，他就覺出軟弱疲乏來了。（老舍《駱駝祥子》）

b. 說話間，眼淚就撲簌簌流出來了。（賈平凹〈天狗〉）

(2) a. 心裏舒服，對人就更和氣，買賣也就更順心。（老舍《駱駝祥子》）

b. 勸說多了，把式就收了天狗作徒弟。（賈平凹〈天狗〉）

(3) a. 你不給你爹生個孫子，你就不是好兒子！（賈平凹〈火紙〉）

---

[2] 本文初稿承蒙兩位匿名審稿人惠賜意見，特此深致謝忱。本文爲國科會計畫（編號 NSC99-2410-H-002-217-MY2）部分研究成果，並獲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楊素梅女士協助整理核對語料，謹此致謝。

[3] 邢福義(2001: 29)即將「就」、「又」、「也」、「還」等歸爲關聯副詞。

[4] 在此，條件與假設分別指稱由條件連詞與假設連詞所聯繫的複句，前者如「只要」、「只有」等，後者如「如果」、「若是」等。因這兩類複句在概念上有所重疊，故此不強加區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 你阿季要做男子漢，你應該就去娶醜醜！（貫平凹〈火紙〉）

「承接」一詞首見於《馬氏文通》：「承接連字者，所以承接上下之文，而概施於句讀之中也」（281 頁）。呂叔湘 (1992 [1942]: 379) 則指出漢語最常用「就」、「便」與「即」表示「相承」關係。[5] 承接複句含有兩個前後相承的分句或句段，在時間上和事理上有相承關係，實際使用起來，有的例子用於表達時間先後，如例(1)，有的則強調事理上的因果或條件關係，如例(2)與(3)。

在漢語複句體系中，相對於連詞，關聯副詞往往更爲基本，因爲連詞經常能省略，而關聯副詞則不然。如果說承接是複句關係中至爲基本的類型，如果說關聯副詞的重要性並不低於連詞，那麼「就」便可算是現代漢語複句體系中最爲基本的關聯詞。雖然如此，其承接功能的來源截至目前卻還說不清。本文目的即在於此，將深入歷史，追探「就」與「即」此一功能的來源。

1.2 「就」與「即」的共通點

歷史上「就」與「即」經常相提並論（祝敏徹 1983、梅祖麟 1984、李思明 1990、李宗江 1997、孫錫信 2005、張麗麗 2009/12 等），二詞流行於不同時代，卻具有多項共通功能，包括強調副詞（例(4)）、假設連詞（例(5)）、縱予連詞（例(6)）、承接副詞（例(7)）、立即義副詞（例(8)）等。[6]

(4) a. 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史記・絳侯周勃世家》）

b. 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南齊書・王僧虔／寂列傳》）

(5) a. 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戰國策・秦一・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b. 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後漢書・袁紹劉表列傳上・袁紹》）

[5] 「承接」亦稱爲「連貫」，楊伯峻、何樂士(2001: 939-941)即指出「即」、「便」、「即便」等用於聯繫連貫複句。

[6] 這五組用例主要參考張麗麗(2009/12: 100-101)例(1)~(5)，但更換其中數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a. 今漢兵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史記・東越列傳》）

b. 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荀彧》）

(7) a. 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戰國策・秦四・秦王欲見頓弱》）

b. 奴家身畔，只有一使喚梅香在此，就教它整頓酒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小孫屠・李瓊梅賣酒》）

(8) a.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左傳・僖 24》）

b. 你快著的改姓，我就要回阿媽的話去也。（《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早期「就」與「即」皆爲趨近義動詞，二詞之所以有上述多項共通功能，有學者主張是「錯項移植」（孫錫信 2005），也就是類推而成；筆者則認爲是二詞皆同樣步上下列兩條語法化路徑。（張麗麗 2009/12: 102）

路徑一：趨近義動詞 > 強調副詞 > 假設連詞、縱予連詞

路徑二：趨近義動詞 > 承接副詞、立即義時間副詞

上述兩條演變路徑能概括二詞的共性，其中第一線演變，筆者已撰文探討過（張麗麗 2009/12）；但從動詞到承接副詞的第二線演變，還存在許多疑點，本文即打算以此爲研究對象。另外，雖然「便」經常與二詞相提並論，也發展出上述多種共通功能（張麗麗 2009/12: 100-102），但礙於篇幅限制，也由於「便」並非源自趨近義動詞，其發展和「就」、「即」差異大，故本文不予探討。

1.3 文獻回顧——承接功能的來源

關於副詞「就」與「即」的歷史演變，過去探討文獻不算少，但討論重點大多落在相關演變過程，較少針對承接功能的來源細論。雖然如此，還是能從相關討論中得出下列三種看法。

一、承接功能來自立即義副詞。關於「即」的演變，一般都是持此看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宗江 (1997: 25)、楊榮祥 (2005: 356)、孫錫信 (2005: 190)、封傳兵 (2011: 67)等文都認爲「即」經歷下列演變過程：趨近義動詞 > 立即義時間副詞 > 承接副詞。這幾篇文章咸認爲在「即 -VP」的構式中，「即」由空間上的接近轉爲時間上的接近，先發展出立即義副詞，再由時間上的接近轉爲邏輯上的接近，便發展爲承接副詞。[7] 關於「就」的歷史演變，也見得到同樣主張。李宗江(1997: 27-29)認爲「就」的演變與「即」相當，其承接功能也來自時間副詞。

二、承接功能源自動詞。孫錫信(2005: 195)探討「就」的演變，認爲是由趨近義動詞發展爲表時間短促的遂便義副詞，即承接副詞用法。該文舉出好幾個「就」介於動詞與承接副詞之間的用例，以佐證其主張。

三、承接功能來自語境。一般對「就」的討論隱含此觀點。梅祖麟(1984)認爲副詞「就」源自介詞用法，是結構歧義引發的，故可推得其承接功能是結構所賦予的。曹廣順(1987: 290)則認爲副詞「就」源自動詞用法，當動詞「就」後接若干動詞且用於表示導致或獲得某種結果時，其前分句多半表示條件或狀態，「就」因而得以發展爲承接副詞。由此也可推得，其承接功能也是來自「就」所搭配的結構。另還有若干論文也隱含此觀點，此不一一詳述。

本文不完全同意前述三派主張。一、要說立即義副詞與承接副詞這兩種功能具有演變關係，雖理論上說得通，但歷史材料顯示，二詞作承接副詞的出現時期往往早於作時間副詞，或者演變之初，承接副詞的數量往往多於時間副詞，故此論點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二、要說二詞的副詞功能皆是從動詞用法發展而成，雖也是可能的，但是趨近義如何發展出承接功能，其演變細節爲何，皆需提出更細膩的觀察與說明。三、「就」與「即」的承接功能是否來自語境？是否因爲用於意合式承接複句，[8] 因而吸納語境義而發展爲承接副詞？

---

7 不過，孫錫信(2005: 190-191)是以「承接連詞」來指稱承接副詞用法。

8 所謂「意合式」是相對於「形合式」而論。意合式複句不靠任何句法成分聯繫，而是靠語義聯繫；形合式複句則是由連詞、關聯副詞等句法成分聯繫。(Hopper & Traugott 2003 [1993]: 178-183)當一個詞經常搭配意合式複句，又總位於前後句連接的關鍵位置，就很容易發展爲關聯詞。此類用例可見下個註解所引文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雖然這是許多關聯詞的演變動因，[9] 但本文認爲，就二詞而論，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此觀點恐有倒果爲因之嫌。二詞因爲具有某種特性，故特別適合搭配承接複句，因而發展爲承接關聯詞。其承接功能來源不能單單以語境概括。

本文的主張是，「就」與「即」之所以能發展出承接副詞的功能，是因爲二詞都具有回指前文的功能，與語言中的照應現象緊密相關。

1.4 照應、回指語與承接

照應（anaphora）是個廣受探討的語言現象，無論形式學派或認知學派都提出相應分析，其中涉及句法、語義、語用、功能、認知等多種層面，可以說照應現象是一窺語言奧秘的絕佳窗口。[10] 回指語（anaphor，又稱照應語）是照應現象中的研究焦點，它用於回指先行語（antecedent），因而二者之間存在著照應關係，也就是回指語的語義內涵是由先行語所決定的。例如下例中代詞「他」爲回指語，而「阿季」則爲先行語，「他」回指前文的「阿季」，「他」的語義內涵因而是由「阿季」所決定。下文中先行語一律標以曲底線。

(9) 阿季無由地打一個冷顫，一聽見這水輪聲他就激動，偏磨磨蹭蹭不往前邊走。（賈平凹〈火紙〉）

除了代詞可作回指語，指示詞或名詞短語也能作回指語，如例 (10a) 中的「這」以及 (10b) 中的「二人」與「兩個姊妹」。回指語也可以是零形式（zero，或稱空範疇），如例 (10c) 中連續兩個零形式 ϕ 皆回指「砍刀」。

(10) a. 上尉不得不看到女人修長得令人驚訝的雙腿，這是應該令人愛慕的兩條腿，但在上尉的心裏，更多的是對這兩條腿的恐懼。（莫言

[9] 像是限定副詞「但」語法化爲充分條件連詞（張麗麗 2009/09），強調副詞「即」、「便」、「就」、「就是」等語法化爲縱予連詞（張麗麗 2009/12），限定副詞「但」、「只」、「只是」、「不過」、「只不過」語法化爲轉折連詞（張麗麗 2012），都是因爲搭配意合式複句並吸納語境義而成爲連詞。

[10] 關於這兩個學派在這方面的嘗試，可見徐赳赳(2003: 12-29)及高原(2003: 1-24)的介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懷抱鮮花的女人〉）

b. 水跟著分田，在人頭攢動的廣場上走著，等買好票，進候車室，水才又「哇」一聲哭了，哭她的小毛孩。分田說了聲：莫哭！水應聲就止住。二人尋到去上海那一列隊，排上去，轉眼間後面又續上人，左右亦是長龍陣。兩個姊妹淹進人海，看不見了。（王安憶〈姊妹行〉）

c. 砍刀就靜落草中，ϕ明亮亮地，ϕ像失遺的一柄彎月。（賈平凹〈火紙〉）

像例 (10c) 這種以零形式回指的現象一般稱爲零形回指（zero anaphora）。漢語是零形回指發達的語言（Givon 1983、Tao 1996:487），常見的主語承前省略現象，如例 (10c) 所示，即屬此類。

在照應現象中，先行語也可以有多種形式，除了前述例句中的名詞短語，也可以是句子或句段，如下。

(11) a. 翠翠，我來慢了，妳就哭，這還成嗎？（沈從文〈邊城〉）

b. 上尉分明看到她跟進了廁所。這是他難能再逢的脫身良機了。（莫言〈懷抱鮮花的女人〉）

c. 一張巧嘴的來雙揚哄好她，那是綽綽有餘。（池莉〈生活秀〉）

在例(11)中，各例的「這」與「那」皆後接評論，前後句之間具有主謂關係；而下面例(12)及(13)諸例中，回指語「這樣」、「這麼一來」、「那」、「那麼」、「那樣」等則是帶領後續情形，前後句之間具承接關係。

(12) a. 王四站在水裏，尋找比較乾燥的地方，這樣他就站在了那幾根既把立交橋下的空間分割成兩半又支撐了立交橋的粗大鋼筋水泥支柱之間。（莫言〈懷抱鮮花的女人〉）

b. 他不但不怨飯食太苦，而且反倒誇獎大嫂在這麼困難的時候還能教大家吃上飯，好不容易！這麼一來，瑞宣和韻梅就更爲了難。（老舍《四世同堂》）

(13) a. 你侮辱我，那，我也就只好打開窗户說亮話了。（池莉〈生活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 既然九妹不可能是久久的老婆，那麼九妹便是可以讓大家實行共產主義的。（池莉〈生活秀〉）

c. 如果獸醫站眞的將來雙瑗除了名，那麼來雙瑗的養老保險、公費醫療、住房公積金等社會福利都成問題了。（池莉〈生活秀〉）

d. 她就不能一下子徹底掐斷他的毒癮，那樣會要他的命的。（池莉〈生活秀〉）

在這兩組用例中，指示詞「這樣／麼」與「那（麼／樣）」皆用於回指前文所陳述的事件或現象，且二者都引介由之引發的結果，是故前後句之間具有承接關係。可以說，指示詞的回指功能使其自然成爲標示承接關係的功能詞。不過，「這」類與「那」類回指語在此類用法中有一定的分工。「這」類回指語多用於一般承接關係，引介已發生的結果；而「那」類回指語則多用於推斷式因果，如(13a, b)，或假設關係，如(13c, d)，引介可能的結果。[11]

本文認爲，歷史上「就」與「即」的演變，與例(12)中「這樣」、「這麼一來」的使用情形有相通之處。不過，「就」與「即」本身並非回指語，而是其所在結構蘊涵回指性，故其演變不如「這樣」如此明顯易見，需仔細觀察追蹤。下文將從時代較近且演變脈絡較爲清晰的「就」談起，再論「即」的歷史。

二、「就」的歷史演變

本節將仔細追蹤「就」從動詞到副詞的演變情形，並特別留意賓語省略的規律以及賓語省略對其用法的影響。

2.1 文獻回顧——承接副詞「就」的來源

關於副詞「就」的形成，過去引起不少討論，一派認爲源自介詞用法，以

[11] 「推斷」此稱呼取自劉月華等人(2001: 871)。所謂推斷式因果複句指的是前分句引介已發生的事實，後分句則推斷可能的結果，在現代漢語通常是由「既然」所連接。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梅祖麟(1984)爲代表，另一派則認爲源自動詞用法，大多數學者持此論點。

梅祖麟(1984)一文旨在探討「便」與「就」在元朝的接替情形，但也附帶談了副詞「就」的形成。此文認爲副詞「就」是從介詞發展而成，要到元朝才出現。文中舉出下面這個例句，認爲其中的「就」允許兩解，既能表示挨近之義，相當於介詞用法，也可表示兩件事前後相繼，也就是副詞用法。

(14) 今日到黃村宿，明日就那裏上了墳。（《朴通事諺解》卷上）

根據其分析，一旦介詞「就」的處所賓語被重新理解爲狀語，「就」便成了副詞。[12] 然此論點的問題在於介詞發展爲副詞的現象極爲少見，且介詞「就」的意義已虛化，與副詞「就」在意義上的演化關係也不好說明（李宗江 1997: 28）。

此後提出的論點大都主張副詞「就」源自動詞用法，且是在「就 -VP」構式中發展而成，但關於「就 -VP」的結構特性、「就」在該構式中的意義、「就」作爲副詞的性質、「就」成爲副詞的機制及時間等方面的議題，卻出現相當分歧的意見。以下提出五篇論文的看法，先逐一簡述再整體評論。

曹廣順(1987)認爲副詞「就」的基本用法在南宋中晚期已大體具備。其演變見於魏晉到宋之間，當動詞「就」後接若干動詞時，用例如下，「就」用於表示導致或獲得某種結果，此乃動詞「就」發展爲副詞的過渡用法。

(15) a. 淩就遷爲司空。（《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王淩／令狐愚》）

b. 菊花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饟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搜神記》卷 2）

c. 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就爲室家。（《古小說鉤沈・祖台之志怪》）

d. 韓尚書皋，鎮夏口，就加節度使，自後復爲觀察使。（《太平廣記》卷 138〈徵應四・牛師〉出自《因話錄》）

[12] 周瑩(2005: 81)根據《古本水滸傳》中「就」的功能分布，也支持此派意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 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景德傳燈錄》卷 3）

李宗江(1997: 27-29)認爲副詞「就」始見於元代，是在「就 -VP」構式中發展而成，此乃動詞「就」省略賓語所構成。下面例句中的「就」搭配此種結構，「就」爲趨近義動詞，但理解爲副詞也說得通，可說明動詞「就」與副詞「就」的關係。

(16) a.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孟子・公孫丑下》）

b. 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後漢書・黨錮列傳・范滂》）

c. 寄便放犬，犬就嗤咋。（《搜神記》卷 19）

d. 春園花就黃，陽池水方漲。（《樂府詩集・卷 44・清商曲辭・吳聲歌曲・子夜四時歌・春歌二十首之十四》）

e. 詔甯術割就辭於集英殿，甯術割等辭訖。（《三朝北盟會編》卷 15）[13]

f. 本人稱冤，就問得狀稱：委曾親見陳寶童按著妻阿耿腰上，將本人毆打身死。（《元典章・刑部卷 4・因奸殺人・打死強奸未成奸夫》）

張誼生(2000: 4)也認爲副詞「就」是在「就 -VP」構式中發展而成，但該文認爲「就 -VP」乃述賓結構，一旦語義重心由「就」移向 VP，「就 -VP」便由述賓結構向狀中結構演變，「就」便虛化爲副詞。下面例(17a)是過渡的用例，見於南北朝；例(17b)則是已經完成語法化的用例，見於元朝。

(17) a. 離天渥兮就銷沉，委白日兮即冥暮。（《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南朝宋 謝莊〈皇太子妃哀策文〉）

b. 王貢點兵，折了萬餘人，依然歸來鎮守燕薊城，飛表奏始皇帝。帝不悅，就令王賁攻伐遼東，捉燕王。（《全相平話五種・秦併六

[13] 文津閣四庫全書版將前後兩句的「甯術割」都改作「尼楚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卷下）

許娟(2003: 15)認爲「就」能發展爲承接副詞，是因爲常與表示相承關係的副詞連用，而構成如「因就」、「便就」、「乃就」等用法。[14] 在此連用格式中，「就」先與前方副詞結合，繼而吸收這些副詞所含承接義，「就」便重新分析爲承接副詞。下面這組便是該文所舉「就」由動詞到副詞的過渡用例。

(18) a. 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搜神記》卷 5）[15]

b. 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搜神記》卷 3）

c. 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後漢書・酷吏列傳・王吉》）

d. 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後漢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劉虞》）

孫錫信(2005)也認爲副詞「就」是在「就 -VP」的構式中發展而成，且認爲早期「就 -VP」中的「就」與後方動詞爲短時間內發生的兩個行爲。該文分析「就 -VP」爲連動結構，但並未指出「就」有省略賓語的情形，而副詞「就」的遂便義則是源自「就」與 V 之間的語義關係。該文所舉過渡用例如下，出現於南北朝時期，並於宋代發展完備。

(19) a. 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閉户藏壁中，歆就牽后出。（《後漢書・皇后紀・獻帝伏皇后》）

b. 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後漢書・王劉張李彭盧列傳・張步》）

[14] 該文還舉了一個《後漢書》中「有神廟，故就祠之」的例子。但因檢索不到，故此不列。

[15] 此段文字首見於漢末的《風俗通義》，但字詞稍有出入，可參見例(35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 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後漢書・黨錮列傳・范滂》）

綜合以上五家意見，雖然各家都同意副詞「就」是在「就 -VP」的構式中發展而成，但是意見仍然相當分歧。一、就「就 -VP」的結構特性而論，李宗江(1997)認爲是動詞「就」省略賓語而構成的連動結構，許娟(2003)與孫錫信(2005)都認爲是連續兩個動詞構成的連動結構，張誼生(2000)則認爲是述賓結構，曹廣順(1987)則未明說；二、至於「就」在「就 -VP」中的意義，曹廣順(1987)認爲「就」的意思已經虛化，是表示導致或獲得某種結果，許娟(2003)認爲「就」的動詞義已衰微，並吸納前接副詞的意義，其餘三家則認爲是趨就、趨往、靠近等義；三、從動詞發展而成的副詞「就」是承接副詞還是時間副詞，曹廣順(1987)與許娟(2003)明確指出是「承接上文」的用法，李宗江(1997: 29)則隱約指出是先發展出時間副詞，因該文認爲例(16)這組過渡例句是從空間意義向時間意義推移，其餘二家則未作區別；四、關於「就」成爲副詞的機制，大都主張是結構歧義引起的，只有許娟(2003)認爲是受到前接承接副詞的類推；五、關於副詞「就」出現時代，意見也很分歧，梅祖麟(1984)與李宗江(1997)主張在元代，曹廣順(1987)與孫錫信(2005)推前到宋代，許娟(2003)又大大提前至六朝時期。

以上回顧顯示，關於「就」的演變還處於眾說紛紜的階段，可見此議題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究竟「就 -VP」的結構爲何？在什麼條件下可構成「就 -VP」構式？其中「就」表達何義？在此線演變中，「就」是先發展爲時間副詞？還是承接副詞？發生於何時？爲何在此構式中「就」能發展出承接功能？這些疑點都有待繼續追探。以上回顧也呈現出一個現象，那就是早期文獻中「就」的解讀並不太容易，需要細細推敲。對於前所列例句(15)至(19)的解讀，本文不完全同意引用文獻的意見。將在探討完「就」的歷史後再回頭檢驗這些用例。

本文主張承接副詞「就」源自省略賓語的連動結構，在其中「就」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歷多階段虛化，從趨近義到就地、就之、就此情況等義，再發展爲承接副詞，完成於南宋。此線演變與「就」後省略賓語緊密相關，過去早有文獻留意到這點，香坂順一(1992 [1987]: 196)首先指出，當「就」的賓語不出現而直接與其後動詞相連，「就」便在此句法位置上逐漸發展爲副詞，李宗江(1997: 28)也持同一見解。[16] 不過，二文並未深入細論其間的關係，下面兩篇文章的意見要更爲完整。

周瑩(2005: 81)一文探討《古本水滸傳》中的「就」，曾論及「就」省略賓語的過程及條件。據該文，當「就」的賓語是不言而喻，就會出現「就」帶指代詞賓語的用法「就 - 此 -VP」，甚至直接省去賓語而構成「就 -VP」構式。不過，該文主張此用法中的「就」爲介詞，其賓語爲「動作的處所」，與本文觀察不符。下文將指出，省略賓語的是動詞「就」，所省略賓語並不限於處所，且這樣的變化發生在六朝，要比該文所觀察的時代早得多。

邢志群(2005: 329-330)一談探討「就」的語法化，也論及「就」省略賓語的條件。該文認爲當「就」的賓語爲「主體所處的空間位置時」，便可以不出現，在此情況下，「就」便發展出「順便／於是」、「不費力氣（地）」做某事的副詞用法。然而該文所提省略賓語條件與本文觀察不同，本文認爲只要「就」的賓語與後接謂語的賓語同指便可省略，範圍要來得大。此外，該文所舉「就」的早期副詞用例爲《三國志》中的「就誅大將軍」、「就留兵屯田」、「就加司金都尉」、「就爲立碑銘」等，[17] 下文將指出這些用法都是表就地／就近義，與承接副詞用法不同，在演變上也沒有傳承關係。

本文關於這方面的觀察，可分三點來談。一、「就」搭配連動式有多種，有帶賓語的連動式，也有省略賓語的連動式。承接副詞「就」是在第二種連動

16 其實，在二文之前，梅祖麟(1984)認爲「就（介詞）- 處所賓語 -VP」可重新分析爲「就（副詞）- 處所狀語 -VP」，應該就是留意到「就」賓語經常省略。如果介詞「就」的賓語不能省略，說話者就不可能如此重新理解該結構。所以此文也可算是間接論及「就」賓語省略與副詞功能形成的關係。

17 見邢志群(2005: 330)例句(14)至(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中發展而成，也就是「就」帶零形賓語，且此賓語往往具回指功能。二、「就」在連動式中意義逐漸虛化，可表示就地、就之、就此情況等義，從這些概念可見出雖然「就」日趨抽象虛化，但其後帶有零形回指語的特性一直維持著。三、當「就」表就此情況，概念上需回指前文，致使「就」發展爲承接副詞，可以說其承接功能源自「就」之後的零形回指賓語。

以下將進入「就」的歷史，並著重觀察其演變中賓語的使用與省略情形。

2.2 「就」與連動式——先秦兩漢時期

先秦兩漢時期「就」主要作動詞，表示前往、趨近的意思，[18] 大多搭配述賓結構，表趨近某處，見例(20)，也可後接謂詞性賓語，表示趨前從事或趨前承受之義，見例(21)。

(20) a.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詩經・國風・邶・谷風》）

b. 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周易・乾》）

c. 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國語・齊語・管仲對桓公以霸術》）

d. 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史記・周本紀》）

(21) a. 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左傳・僖 33》）

b. 詹曰：「……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國語・晉語四・鄭叔詹據鼎耳而疾號》））

c. 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史記・魯周公世家》）

d. 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史記・伍子胥列傳》）

[18] 先秦文獻中「就」也有少數其他用法，例如「就用命焉」（《左傳・哀 11》），杜預注：「雖年少，能用命。」但此類用法極少，亦無涉於本文主題，故文中將不探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先秦兩漢的「就」也常搭配連動式，主要可分兩大類，第一大類是「就」帶有賓語的連動式，主要有下列兩種構式：「就 -O- 而 -VP」與「就 -O-VP」，表趨近某處／某對象以進行某行爲。

(22) a.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儀禮・鄉飲酒禮》）[19]

b.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羊・莊 22》）

c. 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國語・吳語・吳欲與晉戰得爲盟主》）

d.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

e.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漢書・董仲舒傳》）

(23) a.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詩經・小雅・鴻鴈之什・我行其野》）[20]

b.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儀禮・燕禮》）

c. 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國語・吳語・吳晉爭長未成句踐襲吳》）

d.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史記・項羽本紀》）

e. 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漢書・外戚傳下・孝哀傅皇后》）

第二大類則是「就」不帶賓語的連動式，主要分下面幾種構式：「就 -(而 -)V- 之」、「就 -(而 -)V」、「就 -V-O」等，表示趨前進行某行爲，以下依結構分組列出。雖然「就」不帶賓語，但「就」後接動詞大都帶有賓語，從上下

[19] 賈公彥疏：「謂鄉大夫尊敬之，先就庠學者，若先生謀此二人道藝優者爲賓，稍劣者爲介。」

[20] 鄭玄箋：「故我就女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也可推敲出「就」的賓語所指。以下例句中「就」意義上的賓語，無論出現在前或在後，一律標以曲底線。

(24) a.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禮記・王制》）[21]

b. 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公羊・宣 6》）

c. 昆莫不當死，故烏銜肉就而食之。（《論衡・吉驗》）

d. 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論衡・說日》）

e.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論衡・自然》）

(25) a.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禮記・檀弓上》）[22]

b. 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墨子・尚同下》）

c. 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d. 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諱，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漢書・蒯伍江息夫傳・息夫躬》）

e. 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論衡・變動》）

(26) a. 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其聲動天地。（《國語・吳語・吳欲與晉戰得爲盟主》）

b.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孟子・公孫丑下》）

將這三組用例與例(22)及(23)對照，便可見出「就」後賓語能省略，是因

[21] 鄭玄注：「就見老人」。

[22] 孫希旦集解：「就養者，近就而奉養之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就」與後接動詞賓語同指。在例(22)與(23)中，「就」與後接動詞賓語不同指，但在例(24)至(26)中，「就」一律與後接動詞賓語同指，「就見之」就是「就之而見之」。據楊榮祥(2007)對上古漢語共賓連動結構的研究，當前後兩個動詞賓語同指，可以是「V1-O-V2- 之」構式，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春秋經・昭 16》），第二個賓語爲代詞「之」，回指第一個賓語；但主要是「V1-(而 -)V2-O」構式，以省略第一賓語爲常態，如「侵敗王略」（《左傳・成 2》）。魏兆惠(2008)一書探討上古漢語連動式，也是集中討論第二種結構。上述所舉「就」的用例正是省略第一賓語的構式，符合上古漢語共賓連動結構的常態。

更值得留意的是，「就」的賓語大多已見於前文，如各例曲底線所標示，也就是說，這類用法的「就」帶的是回指賓語。觀察楊榮祥(2007)及魏兆惠(2008)所列上古漢語連動式的用例，共賓連動結構中的賓語大多爲回指語「之」，魏兆惠(2008: 67, 91, 114)所列《左傳》、《史記》、《論衡》三書中此類連動式一律爲「V1 而 V2 之」構式，如「惡而殺之」、「延而坐之」、「吐而出之」等，可見得上古漢語共賓連動式的賓語大多爲已知對象，也說明「就」後賓語具回指性是此時期共賓連動結構的普遍特性。

總言之，先秦兩漢時期，當「就」搭配連動式時，若「就」的賓語與後接動詞的賓語不同指，則搭配「就 -O-VP」類構式；若同指，則搭配「就 -VP」類構式。但從東漢末年開始，此分布開始有了變化，「就 -VP」構式也可用於賓語不同指的情況，例如下例(27a)中的「就求之」是「就桓崖求好桃」的意思，「就」與「求」的賓語不同指。此類用例東漢時還不多見，但到了六朝就相當豐富了。以下依不同結構分列用例，分別爲「就 -V- 之」、「就 -V」、「就 -V-O」，曲底線爲「就」的賓語，虛底線則爲後接動詞的賓語。

(27) a.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世說新語・排調》）

b. 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貢處。」就取得之。（《宋書・二凶列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8) a. 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搜神記》卷 3）

b. 我家多務不得作之。沙門釋子閑逸無事又多施衣。可就借倩，亦可貿易。（東晉《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5）

c. 佛知其意，於其室內，以道神力，滅龍恚毒，降伏龍身，化置缽中。迦葉惶遽，令五百弟子人，持一瓶水，就擲滅火。（吳《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

(29) a. 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史記・孝文本紀》）

b.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與戲。（《世說新語・簡傲》注引干寶《晉紀》）

c.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後漢書・方術列傳・廖扶》）

d. 三年秋，袁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中山恭王袁》）

e. 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宋書・謝弘微列傳》）

以上用例大都搭配雙賓動詞，如「求」、「取」、「買」、「借倩」、「賜」、「問」等，「就」後省略的賓語爲間接賓語，即行動的對象，而後接動詞則帶直接賓語。同樣的，「就」後省略賓語也回指前文某對象，爲零形回指賓語。由於雙賓動詞帶兩個賓語，這是此結構允許前後賓語不同指的契機。當「就」所在連動結構允許前後賓語不同指，便能用於表達更多情境，「就」便開始虛化了。下一小節將說明「就」發展出哪些虛化用法。

2.3 「就」的虛化——東漢六朝時期

東漢末年，在帶有零形回指賓語的「就 -VP」連動結構中，動詞「就」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思開始虛化，可分就地、就之、就此情況等概念。

I「就」表就地

東漢六朝時期，「就 -VP」經常表示就地執行的意思，多半用於描述特定情況。當時封官方式可分兩種，一爲入京受封，一爲在任職地就地受封，後者便是以「就 -VP」的格式來表示，包括「就拜」、「就遷」、「就加」等。[23] 當時此類用詞使用頻率相當高，搭配格式多元，包括「就 V+人名+爲+官職」，如例(30)，「就 V+爲+官職」，如例(31)，或是「就 V+官職」，如例(32)，可見得「就 V」在任官系統中已成爲專門術語。

(30) a. 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漢書・蒯伍江息夫傳・息夫躬》）

b. 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姜維》）

(31) a. 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三國志・蜀書・蔣琬費禕姜維傳・蔣琬》）

b. 淩就遷爲司空。（《三國志・魏書・王毋丘諸葛鄧鍾傳・王淩／令狐愚》）

(32) a. 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後漢書・荀韓鍾陳列傳・荀爽》）

b. 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後漢書・班梁列傳・班超》）

c.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後漢書・宦者列傳・單超》）

d. 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

[23] 另，「就徵」、「就封」、「就辟」等詞則表受徵、受封、受辟之義，如前文例(21c)中的「就封」，又如「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後漢書・光武帝紀》）。這些用法中「就」都表接受之義，「就 V」屬述賓結構。「就拜」除表就地受封，也有此類用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別駕從事，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三國志・吳書・賀全呂周鍾離傳・全琮》）

據俞鹿年(1992: 1204)以及張政烺、呂宗力(1994: 801)這兩部官制辭典，職官任命方式中有「就移」一項，係指「就地改注其他（相應的）差遣」，直接點出「就」的含義。上列例(32)這組用例都可由上下文推得「就拜」是表就地封官之義，有的是受封者不願入京，只能就地封之，如例(32a)；有的是在受封者駐守地封之，如例(32b)；有的則是派遣使者或下詔書封之，如例(32c, d)。

下面是其他零星「就」表就地的例子。例如(33a)中的「就食」與下文「持歸」對舉，可見「就食」是就地而食的意思。

(33) a.《異苑》曰：「南康有奠石山，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實，任意取足；持歸家人噉，輒病，或顛仆失徑。」（《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橙》）

b. 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後漢書・陳王列傳・王允》）

c. 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後漢書・黨錮列傳・范滂》）

d. 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後漢書・循吏列傳・任延》）

「就 -VP」構式原本表示趨近某對象而爲，當施事者在受事者近旁，「就」的移動概念就有可能弱化，轉而表示就地、就近概念，並用爲官職任命術語。不過，承接副詞「就」與此用法並無傳承關係，而是下面兩小節所論用法。

II「就」表就之

「就」在「就 -VP」構式中還發展出就之的概念，是就著某對象行使某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的意思，「就」不帶移動義。此用法可以例(34)爲代表。例中「汝可就出家」相當於「汝可就如來出家」，這點可由前面的問句「當就誰出家」看出。其中「就」的賓語承前省略，省略的賓語回指前文的「如來」。

(34) 又問：「當就誰出家？」答言：「如來應供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度者度，未脫者脫。汝可就出家。」（東晉《摩訶僧祇律》卷 32）

像這種「就」不帶移動義，只引介行動的對象，且該對象又省略的情形在六朝時相當多見。但此類用例的判定大多需憑靠語境，可分下列三種類型。

第一種情形是「就」的主語不需移位或是主語是否移位不需說出，「就」自然也就不表移動義，只表就之、就著的概念。在這些例子中，主語皆已先移動至對象前，如例(35a)中主語已回到家，例(35b)中主語已被引上，例(35c)中主語已到妻子面前，例(35d)中已先邀請入船……等等。這組用例中「就」與其後動詞的賓語大都不同指，有不少是搭配雙賓動詞，「就」引介間接賓語，如例(35c, e, g, h)。

(35) a. 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斬也。（《風俗通義・李君神》）

b. 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世說新語・巧藝》注引衛恆《四體書勢》）

c. 吾去家已數年矣。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搜神記》卷 17）

d. 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搜神記》卷 19）

e. 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後漢書・鄧寇列傳・寇恂》）

f. 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承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 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後漢書・蔡邕列傳》）

h. 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宋書・隱逸列傳・陶潛》）

i. 受色者，若比丘以手打畜生，若足若頭若餘身分，念欲令死。……受不受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稍弓箭木段白鑞段鉛錫段就打，念欲令死。（後秦《十誦律》卷 16）

第二種是「就」的對象是物件或抽象物，而非可趨近物，「就」自然不帶移動概念，而是表就之、就著、貼著等概念。

(36) a. 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世說新語・雅量》）

b. 凡瓜欲得完，慎勿傷，傷便爛，以布囊就取之，佳。（《齊民要術・作菹藏生菜法》）

c. 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後漢書・劉虞公孫瓚陶謙列傳・劉虞》）

d.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顏氏家訓・治家》）

e. 觀其根本若枝葉果，已熟欲落而就挽之，是曰一心。（西晉《賢劫經》卷 5）

f. 若水中有柱，亦不得就揩身。（東晉《摩訶僧祇律》卷 31）

g. 後續出菩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等，始就治定。（梁《高僧傳》卷 1）

h. 後於寺側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梁《高僧傳》卷 2）

第三種情形是當時出現大量「往 - 就 -V-(O)」與「來 - 就 -V-(O)」格式。「往」與「來」也表前往之移動義，故「就」很可能不帶移動義，而只表就之的意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7) a. 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世說新語・文學》）

b. 母思閎，時往就視。（《後漢書・袁張韓周列傳・袁閎》）

c. 適生天上，八萬四千天人玉女，往就供養。（西晉《正法華經》卷10）

d. 夫人向入憂惱房住，王便往就問夫人言：「誰犯汝者？」（東晉《摩訶僧祇律》卷 1）

e. 火炎既盛，佛便將諸弟子往就觀之。（後秦《眾經撰雜譬喻》卷上）

(38) a. 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婦有一兒，兒又有婦，其家正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一辟支佛來就乞食。（東晉《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22）

b. 有比丘眠，女人來就作婬。（劉宋《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 3）

c. 法辯，丹陽人也。……嘗在齋堂眾散不起，維那驚觸如木石焉。馳以相告，皆來就視。（梁《比丘尼傳》卷 2）

雖然這三組用例中的「就」意義已經很抽象，不帶移動義，但我們不能就此斷定「就」已經虛化。一來，前文提及，例(34)中的「汝可就出家」與問句「當就誰出家」相呼應，可見此類用例中的「就」具有帶領賓語的功能。副詞沒有帶領賓語的能力，介詞賓語不得省略，只有動詞既能帶領賓語，又允許賓語省略，故此類用例中的「就」仍宜分析爲動詞。二來，即使到了唐朝，此類用例還可搭配「就 - 而 -VP」的構式。下面用例中的「就」都不具移動義，而是表就之的概念，但都能後接連詞「而」，可見得此類用法的「就」即使在唐朝都還帶有一定的動詞性。

(39) a. 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法苑珠林》卷 64）

b. 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法苑珠林》卷 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六朝時期，「就」此一用法相當蓬勃。由此用法「就」又進一步發展出另一種功能，見下一小節的說明。

III「就」表就此情況

前面幾種用法還找得到「就」所趨近或所依傍的對象，下面「就」的對象則更爲抽象，是指時機，而非特定人物或地點。「就」的意思相當於就此情況，還可細分下列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前文敘述某特定情境，「就」表就此情況、趁此機會的意思。

(40) a. 而作是念：「我今於此精懃之中，少許用心，尚能獲得如是大利，況復懃加役身出力，於將來世，必獲無上大利益事。我今當就懃加役力入海採寶。」（吳《撰集百緣經》卷 1）

b. 若滅此寶，持半與者，自無已許。我今當就持此寶物，盡持與婦。當從彼邊，索少許錢。（吳《撰集百緣經》卷 1）

c. 我見王治政，匡化不周，表貢忠誠，望相扶輔，反更怒盛，不從我言。言既不用，儻復見殺，當就除之，爲民去患。（元魏《賢愚經》卷 6）

d. 大眾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梁《高僧傳》卷 13）

第二種是前文敘述某特定情境，「就」表示就此情況、於此事上的意思。第一種是利用該情況得以有所爲，此種則是由於該情況而必須有所爲。

(41) a.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人，就進所宜藥。（《後漢書・志・禮儀下》）

b. 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顏氏家訓・歸心》）

c. 而世間傳本多以疢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顏氏家訓・書證》）

d. 爾時其王・心自念言：「今此大國，人民之類，常得見佛禮拜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養；其餘小國，各處邊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就當圖畫佛之形像，布與諸國，咸令供養。」（元魏《賢愚經》卷 3）

e. 王及夫人，自共議言：「太子不食，已經六日。到明七日，命必不全。此兒前後，意欲所作，要必成辦，不可迴轉。若令入海，猶有還理。今違其意，交斷人望。就當聽之，放憂在後。」（元魏《賢愚經》卷 9）

當時也出現「就往 -VP」的用法，與前節例(37)所論「往就 -VP」雖含同樣字詞，但排序不同，用法也有所不同。下面例中「就往 -VP」一樣是由「往」表移動義，「就」則表就此情況、於此事上的概念。[24]

(42) a. 時有一人善能吹貝往到彼國，入一村中執貝三吹，然後置地。時村人男女聞聲驚動，皆就往問：「此是何聲？哀和清徹乃如是耶？」（姚秦《佛說長阿含經》卷 7）

b. 供養之福，隨因受報。若請眾僧，就舍供養，則妨廢行道。道路寒暑勞苦。後受報時，要勞思慮，出行求逐，乃能得之。若就往奉供養，後受福報時，便坐受自然。（元魏《賢愚經》卷 5）

本節所舉三組用例中，「就」皆表就此情況之義，在概念上仍有個賓語，只是「就」所省略的賓語很難復原，不像前面各組用例有明確的指涉對象。如果非要指認，也就是前面文字所陳述的事件或情況。我們認爲此用法應是從前一小節所述用法擴展而成，由於「就」的賓語經常省略，故指涉對象較不穩固，所指範圍便逐漸擴展。

IV 特殊用法討論

有學者主張「就」於六朝便發展出副詞用法，如許娟(2003: 15-16)，所舉例如下。該文特別強調例(43c-f)中的「就」與副詞「猶」、「方」、「將」、

[24] 不過當時「就往」大多爲聯合式複合動詞，表前往之義，也能構成連動式「就往 -VP」，如當時佛經中就有「就往問之」、「就往燒之」、「就往觀之」、「就往問言」等用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便」對應，足見「就」爲副詞。

(43) a.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顏氏家訓・治家》）

b. 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顏氏家訓・歸心》）

c.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d. 春園花就黃，陽池水方漲。（《樂府詩集・卷 44・清商曲辭・吳聲歌曲・子夜四時歌・春歌二十首之十四》）

e. 烏林葉將實，墨池水就乾。（《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南朝梁 范雲〈四色詩四首之四〉）

f. 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餈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搜神記》卷 19）

然根據本文分析，這些用例中的「就」其實都不是副詞，可分幾種情況。第一種「就 -VP」爲述賓結構，如例(43c, d, e)；第二種「就」表就之，如例(43a, f)，「就」後零形賓語回指前文中曲底線所標示對象；第三種「就」表就此情況，如(43b)，「就」後零形賓語回指前文所指狀況。這些都不能算是「就」作承接副詞的確例。

在六朝「就」還出現一些接近承接副詞的用例。可分兩種情形來談。第一種是「就」與「則」對舉的情形，如下所示。但此例也能分析爲「就」帶零形賓語，或回指呵責對象（沙門婆羅門），或回指引發呵責的情境（沙門婆羅門食更生物），很難說「就」已經發展爲承接副詞。

(44)　彼苦行者，設見有人供養沙門婆羅門，則訶止之，是爲垢穢；彼苦行者，若見沙門婆羅門食更生物，就呵責之，是爲垢穢。（姚秦《佛說長阿含經》卷 8）

第二種是述賓式「就 -VP」。此類用例中的「就 -VP」就如同前文例(21)所舉「就戮」、「就烹」、「就封」、「就執」等用例一樣，表示承受該行爲，是爲述賓結構。這裏的「就」大多帶雙音節謂詞性賓語，爲調合音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之前多帶有單音節副詞，如「不」、「乃」、「將」、「始」等。

(45) a. 鯤爲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世說新語・規箴》注引《晉陽秋》）

b. 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後漢書・酷吏列傳・王吉》）

c. 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舀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宋書・文五王列傳・竟陵王誕》）

d. 弱年信悟，避世辭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髮。（梁《高僧傳》卷 4）

e. 釋慧益，廣陵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眾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益乃入鑊，據一小床，以衣具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梁《高僧傳》卷 12）

述賓結構「就 -VP」與前述連動結構「就 -VP」在概念上有明顯區別。如前所述，連動結構中「就」帶有零形回指語，也就是說在主語之外，動詞「就」還帶有趨近或施行的對象，但是在述賓結構中，「就」的賓語就是其後的 VP，所以大多是主語承受或進入該動作，沒有趨近或施行的對象。

此類用法也包含「即就 -VP」與「便就 -VP」。雖然「即」與「便」也是承接副詞，但在此時期「即就」與「便就」並非聯合式複合詞，而是承接副詞「即／便」後接「就 -VP」的結構。可分兩種情形：第一種「就 -VP」爲連動結構，第二種「就 -VP」爲述賓結構，見下面兩組用例。

(46) a. 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賣新鞭者，便就買還，以懸此樹。（《搜神記》卷 3）

b. 天時大熱睡眠，眠中涅槃僧脫去，男根起。有女人取薪，展轉至比丘所，見比丘如是眠，見已生染污心，即就作婬。（劉宋《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卷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7) a. 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剪面爲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洛陽伽藍記》卷 5）

b. 爾時世尊，爲此餓鬼種種說法，心懷慚愧。即於其夜，便就命終，更受身形，墮飛行餓鬼中。（吳《撰集百緣經》卷 5）

整體而論，六朝時期「就」的用法雖然豐富，意義也相當抽象，但是「就」的動詞特性還很明顯，其後或帶有體詞性或謂詞性賓語，或帶零形賓語，「就」就是在第二種構式中逐漸步入虛化。

2.4 承接副詞「就」——唐宋元時期

過去文獻主張副詞「就」出現於南宋（曹廣順 1987、孫錫信 2005）或元朝（梅祖麟 1984、李宗江 1997），也有主張出現於六朝（許娟 2003）。但要談這個問題，需先釐清兩點。一、「就」首先發展出的是哪種副詞功能？是承接副詞？還是時間副詞？二、單就承接副詞此一功能而論，出現於哪個時期？

如前文所述，即使「就」意義虛化，也仍帶有動詞性，只有在「就拜」、「就遷」等搭配中「就」固定表就地之義，已發展爲方式連詞。所以要說「就」首先發展出的副詞功能，應該是方式副詞，而非承接副詞，也非時間副詞。若只論承接與時間這兩種副詞功能，「就」的承接功能應早於時間副詞，這點將在本節說明。至於承接副詞的出現時代，則需仰賴合理的判定標準。根據前文分析，當「就」後接動作動詞，大多能以零形賓語格式將之理解爲就地、就之、就此情況等義，唯有當「就」搭配狀態動詞，才無法以零形賓語格式理解，而宜分析爲承接副詞。這樣的用例要到南宋才出現，見下文說明。

唐宋時期，「就」的使用頻率相當高，但用法沒有太大變化，主要是搭配「就 -O-VP」結構，「就」爲動詞或介詞；其次便是搭配「就 -VP」結構。在第二種結構中，「就」除表趨前的動作，也有前述三種虛化用法，如下所述。

一、當時「就」仍可表就地、就近義，雖然此時期「就拜」、「就遷」、「就加」諸詞已少用，但又出現「就移」、「就改」、「就除」等詞，「就」一樣表就地之義。此用法也見於其他搭配中，如例(48a, b)中，「就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看」與「遙見」、「遙聞」對舉，「就」的就近義相當清楚。

(48) a. 遙見海中有二人浮游水上，漁人莫能就視。（《法苑珠林》卷 12）

b.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韓愈〈遊城南〉十六首之七：風折花枝）

二、「就」不具移動義，且賓語承前省略而形成「就 -VP」構式，「就」表就之、就著，這樣的用例在唐宋時期一樣非常豐富。以下舉若干例子，第一組以人爲對象，第二組以物品爲對象。

(49) a. 捫蘿欲就語，卻掩青雲關。（李白〈遊泰山〉六首之二）

b. 邁少名映，高平閻慶等皆就受業。（《法苑珠林》卷 36）

c. 一日有異僧就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景德傳燈錄》卷 12）

d. 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五燈會元》卷 2）

e. 鄉者蕭禭來，陛下兩開天章閣議事，又連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長其偃蹇。（《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63）

f.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朱子語類》卷 84）

(50) a. 譬如餓狗，惶惶沿路，遇值瑣骨，久無肉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法苑珠林》卷 90）

b. 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爲就伐。（《法苑珠林》卷 91）

c. 良久，刃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篾。（《夷堅志・夷堅丁志》卷 5）

此時期此類用法的「就」仍不宜分析爲副詞，除了可從例(39)「就 - 而 -VP」的構式看出，還可從下面例句看出。從前後句對照，可見出「就以求說」就是「就之以求其說」省略賓語的格式。只有動詞能帶賓語且允許賓語省略，也只有動詞短語允許後接由「以」帶領的目的分句，故此用法的「就」爲動詞。

(51) 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二程集・周易程氏傳》卷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唐宋時期「就」表就此情況的用例也見得到。「就」後零形賓語回指前文所陳述的特定狀況。

(52) a. 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五燈會元》卷 17）

b. 心傳索詞屢矣，久以繕金字之冗，未暇填綴。玉田生乃歌白雪之章，汴沈欽就用其韻。（《全宋詞》沈欽〈甘州〉序）

總之，唐宋時期「就」的零形賓語所回指對象，有的清楚，有的模糊不情，「就」日見虛化。但這些用例中的「就」因爲都能以上述諸功能理解，很難說「就」已經虛化爲承接副詞。

要到南宋才見到「就」作承接副詞的確例，見例(53)。此例中「就」不再後接動作動詞，而是後接狀態動詞，脫離原本搭配範圍，無法以前述多種功能理解。

(53)　若心麤，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朱子語類》卷 76）

曹廣順(1987)認爲要到南宋「就」才出現副詞用法，用例如下。其實這幾例皆可作他解。例(54a)「就手」爲述賓結構，表隨手之義；例(54b)從後接「本處官」可推得「就」應是表就地之義；例(54c)「就見在封他」屬「就-O-VP」結構，「見在」表當下的狀況；[25] 例(54d)的「就」可表趁此機會或就地之義。由於都可作他解，這些用例不能作爲「就」作承接副詞的確例。

(54) a. 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淋浪，而上亦爲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三朝北盟會編》卷 219）

b. 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常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

[25] 《朱子語類》中「見在」一詞可作定語，表當下之義，見例 a, b；也可作中心語，表當下的事物或狀況，見例 c, d。

a. 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互換見得出。（卷 45）

b. 或曰：「只據民户見在田，不必索契，如何？」（卷 106）

c. 但學者且只得據見在看，便自見得不要如此紛紛也。（卷 32）

d. 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卷 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猶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按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 15〈蘄州大鼎〉）

c. 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柰他何，就見在封他。（《朱子語類》卷 86）

d. 荊公作字説時，只在一禪寺中。禪床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封皮埋放一邊。就倒禪床睡少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曾眠。（《朱子語類》卷 130）

元朝起「就」作承接副詞的用例便逐漸普遍起來，如下。不過這些用例大多可兩解，或解作承接副詞，或將「就」解作就此狀況，再次見到「就」的承接功能與此用法緊密相關。

(55) a. 奴家身畔，只有一使喚梅香在此，就教它整頓酒器。（《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小孫屠・李瓊梅賣酒》）

b. 母親和哥哥説一聲，就教送出路上去便回……。（《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小孫屠・李瓊梅私奔朱令史》）

c. 被鄒忌領兵來劫法場，救了鄒堅，就領兵提刀入內殺帝。（《全相平話五種・七國春秋平話》卷上）

d. 王賁點兵，折了萬餘人，依然歸來鎮守燕薊城，飛表奏始皇帝。帝不悅，就令王賁攻伐遼東，捉燕王。（《全相平話五種・秦併六國平話》卷下）

e. 陳豨思惟，就向楚王求一計。（《全相平話五種・前漢書平話》卷上）

f. 但凡不急之務，就令出伯較計。……今後令通政院差來官，就交站户役鈔乘驛前去。（《永樂大典・站赤五》）

g. 貧下站户，就與附近官倉支付。（《永樂大典・站赤六》）

h. 重底聞奏了要罪過，輕底俺每就斷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永樂大典・站赤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 凡有調遣軍情重事，及創動官錢不須咨稟，就與納麟大夫處商量了，交他每從便區處。（《永樂大典・南臺備要・御史臺六》）

j. 歸問有訴不實不盡者，就爲伸理。（《永樂大典・憲臺通記・御史臺三》）

k. 我子今日朝見天子，就納諫去。（《元刊雜劇三十種（下）・承明殿霍光鬼諫雜劇》第二折）

l. 那客人射的昏了，蘇醒迴來，恰好有捕盜的官來，那裏巡警，那客人就告了。（《老乞大諺解》卷上）

元末明初典籍，如《關漢卿戲曲集》、《訓世評話》、《清平山堂話本》、《京本通俗小說》等，其中承接副詞「就」的用例已相當豐富了，此不一一列舉。

至於「就」作時間副詞的用法，在南宋已見到一例，見例(56a)，但即使在前段所列承接副詞「就」已相當發達的元末明初典籍中，「就」作時間副詞的用法仍相當少見，見例(56b, c, d)，兩種用法在數量上不成比例，而且此類用例往往還可解讀爲承接副詞，由此可見時間副詞「就」出現時期不但不早於承接副詞用法，甚至還可能是從承接副詞發展而成。

(56) a. 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就過了。」（《朱子語類》卷 95）

b. 你快著的改姓，我就要回阿媽的話去也。（《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c. 忙叫外郎，與我就揉。（《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d. 要好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

在「就」發展爲承接副詞的演變中，可看到幾點演變規律。一、「就」之所以能搭配零形賓語連動式，是因爲「就」的賓語與後接動詞賓語同指，這點符合上古漢語的通則；二、「就」省略賓語往往爲回指賓語，這點可從上下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推得，也可從「就」後接動詞所帶賓語大多爲代詞「之」看出，這也是當時共賓連動結構的常態；三、當「就」搭配雙賓動詞時，「就」帶間接賓語，後接動詞帶直接賓語，導致「就」與後接動詞賓語不同指，此轉變拓展了「就 -VP」構式的表達力；四、在前後賓語不必然同指的「就 -VP」構式中，「就」開始虛化，可表就地、就之、就此情況等義，「就」零形回指賓語的指涉範圍逐步擴大、抽象化，最後促使「就」發展爲承接副詞。根據本文所論，「就」的發展呈現如下演變階段：

I「就」爲趨近義及物動詞，可搭配「就 -VP」構式 >

II「就」爲意義抽象的動詞，表就之、就此情況，搭配「就 -VP」構式 >

III「就」爲承接副詞，搭配「就 -VP」構式，所在句與前文有相承關係

承接副詞「就」源自及物動詞，從過渡階段 II 可看出，在此階段，「就」雖不帶賓語，但在概念上總隱含賓語。在語法化研究中經常見到這樣的現象：當一個實詞虛化爲功能詞之後，該詞原有的一些使用特性仍保留到功能詞的用法之中，此現象稱爲「保留」（retention, Bybee and Pagliuca 1987）或「滯留」（persistence, Hopper 1991, 1996）。「就」本帶有回指賓語，即使賓語省略了，即使「就」持續虛化，其回指特性一直保留在「就 -VP」的構式中，最終造成「就」發展爲承接副詞。由此也可見出此線演變是泛化機制推動的，「就」的虛化是隨著回指賓語指涉範圍擴大而漸次發展的。

討論完「就」的歷史後，可回頭來檢驗文獻回顧中所提及「就」發展爲副詞的五組過渡例句。依據各例用法，可分成下列幾種情形：一、「就」爲動詞，搭配零形賓語連動式，如例(16a)、(19a, b)；二、「就」爲動詞，搭配述賓結構，如例(16d)、(17a)、(18c)；三、「就」表就地之義，如例(15a, d, e)、(16b, e)、(19c)；四、「就」表就之，賓語承前省略，「就」不帶移動義，如例(15b, c)、(16c, f)、(18a, b, d)；五、「就」已虛化爲承接副詞，如例(17b)。這五組用例中，第四組可說是典型的過渡用例，但是第二、三組則與「就」的此線演變沒有直接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即」的歷史演變

副詞「即」的出現時代遠遠早於「就」，相關材料較少，解讀也較不易，故其演變也較難看清。但根據本文所掌握材料來看，承接副詞「即」可有三種來源，且這三種來源都帶有一定的回指性。

3.1 文獻回顧——承接副詞「即」的來源

關於「即」成爲承接副詞的演變，過去文獻大都認爲「即」先由趨近義動詞發展爲立即義時間副詞，是由空間上的接近到時間上的接近，再進一步發展出邏輯上的順承關係，即承接副詞用法。李宗江(1997: 25)率先提出此一觀點，楊榮祥(2005: 356)、孫錫信(2005: 190)、封傳兵(2011: 67)等文也持同樣見解。

上述意見符合詞義演變規律以及語法化規律，但此派意見存在兩個疑點。最大的問題在於先秦時期「即」的時間副詞用例極少，但卻發展出豐富的承接副詞用法。另一個問題是，趨近義動詞一般是後接處所名詞，那麼爲何「即」會後接謂語而發展爲副詞？針對這點，學界曾提出兩派看法，但都難自圓其說。李宗江(1997: 25)留意到「來即我謀」（《詩經・國風・衛・氓》）與「即謀於我」（《穀梁傳・桓 8》）在詞序上差異，認爲是詞序變化造成的。但是該文並未指出該詞序變化的性質，也未指出該詞序變化分布的範圍，留下更多的疑點。孫錫信(2005: 190)認爲「即」先由「外動詞」發展爲「內動詞」，由「甲靠近乙」發展爲「甲等同於乙」，[26]「即」就成爲判斷動詞，因而其賓語得以由體詞性賓語擴大爲謂詞性賓語。但是，既然「即」已發展爲判

[26] 該文提出「即事之治」（《禮記・仲尼燕居》）的例子，認爲此例可有兩解：「[即事]之治」，或「即[事之治]」，在前種結構中「即」爲及物動詞，在後種結構中，「即」爲判斷動詞。本文認爲第二種分析較爲合理，因下文「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表示事與治有連帶關係。若理解爲第一種結構，就打斷二者的聯繫，而且意思也較爲抽象難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斷動詞，已不帶接近義，又如何能發展出帶有接近義的時間副詞用法？由二文論述也可推得，李宗江(1997: 25)認爲「即 V」屬連動結構，而孫錫信(2005: 190)則認爲「即 V」屬述賓結構。究竟哪派說法符合歷史事實，這點也有待進一步釐清。

本文認爲承接副詞「即」有三種來源。首先，「即」也像「就」一樣，在省略回指賓語的連動式中發展爲承接副詞；其次，如過去文獻所提，還可從時間副詞進一步發展而成，至於時間副詞本身則是從述賓結構發展而成；其三，「即」還可作判斷動詞，並從此功能發展出用於特定語境的承接副詞用法。以下先介紹「即」的動詞用法，再分述這三條語法化路徑。

3.2 「即」的動詞用法

「即」本爲動詞，表「就食」之義，[27] 並由此發展爲趨近義動詞（香坂順一 1992[1987]: 196）。先秦文獻中常見「即位」、「即席」、「即筵」等搭配，「即」都表趨近之義。可以說，後接處所是趨近義動詞「即」最基本用法。

(57) a.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尚書・周書・顧命》）

b.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

c. 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儀禮・士昏禮》）

d. 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禮記・祭統》）

當時動詞「即」除可後接趨近處所，還可後接趨近對象，如例(58)所示。此格式也可用於抽象對象或狀態，如例(59)、(60)所示。

(58) a.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詩經・鄭風・東門之墠》）

[27] 《說文解字》：「即，即食也，從皀卩聲」。「皀」乃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裏中之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周易・屯》）[28]

c. 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儀禮・公食大夫禮》）

d.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左傳・僖 1》）

(59) a.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尚書・虞書・禹貢》）[29]

b.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禮記・王制》）[30]

c. 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公羊傳・宣 1》）

(60) a. 即讎、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左傳・僖 24》）

b.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傳・成 2》）

c. 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左傳・襄 29》）

d.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左傳・定 4》）

當時動詞「即」還可後接事務，表示展開或承接該事務，見例(61)。此用法也可帶謂詞性賓語，如例(62)所示。

(61) a.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尚書・虞書・皐陶謨》）[31]

b.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尚書・周書・無逸》）[32]

c.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周易・夬》）

d. 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左傳・昭 1》）

(62) a.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

[28] 孔穎達疏：「即，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己，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

[29] 孔穎達疏：「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

[30] 鄭玄注：「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

[31] 孔安國傳：「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

[32] 孔安國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禮記・玉藻》）[33]

b. 君無禭。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禮記・喪大記》）[34]

c.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穀梁傳・桓 8》）[35]

d. 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左傳・成 3》）

當時也見得到「即 -O-(而 -)VP」式連動結構，「即」的賓語或是行動的對象，或是行動的依據。

(63) a.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詩經・國風・衛・氓》）

b.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十月之交》）

c.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詩經・大雅・生民之什・板》）

d. 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左傳・成 13》）

(64) a. 秋，七月，紀侯來朝。朝時，此其月，何也？……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穀梁・桓 2》）[36]

b. 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穀梁・昭 19》）[37]

c. 是行也，以藩爲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鞍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

[33] 孔穎達疏：「若君未有命，即不敢乘、服也」。

[34] 孔穎達疏：「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

[35] 不少學者留意到「即謀與我」與「即我謀」（見例句(63a, b)）在詞序上的不同（李宗江 1997: 25），甚至認爲後者是前者的倒裝（封傳兵 2011: 67）。本文認爲這是兩種不同的結構，「即謀與我」爲述賓短語後接介賓補語之結構，「即我謀」則爲述賓短語後接謂語之連謂結構。

[36] 己，紀也，指紀侯。范甯集解：「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

[37] 范甯集解：「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畏晉之信也。（《國語・晉語八・叔向論忠信而本固》）[38]

d. 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國語・晉語九・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39]

在例(63)中，「即」的賓語是行動的對象，「即」還帶有一定的趨近義。在例(64)中，「即」的賓語則是行動的依據，例(64a)是指趁該事件發生時來朝見，例(64b)是指藉由世子止的自責之心來責備他，例(64c, d)都是遵循利益而爲，其中「即」的趨近義已轉淡，已有虛化跡象。此特性將有利於「即」發展出帶零形賓語的結構，見下一小節討論。

3.3 從回指到承接

先秦時期也見得到動詞「即」在連動式中省略賓語的用法，如下用例，例中省略賓語也可視爲廣義的行事依據，與前所列例(64)相當。

(65) a.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生民》）[40]

b. 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左傳・隱 4》）[41]

c. 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國語・越語上・句踐滅吳》）

這三個例子可說是目前所見「即」搭配承接複句最早的用例，「即」的動詞性還很強，且都帶有一定的回指性。據孔穎達疏，例(65a)表示「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可見「即」表就之，其後帶有零形賓語，其實此例也可理解爲「就此情況」之義，回指前方曲底線所陳述的狀況；據杜預注，例

[38] 徐元誥集解：「即，就也。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

[39] 徐元誥集解：「即，就也。虞，度也。若即私利，是謂叛君。叛君有罪，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若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也？」

[40] 鄭玄箋：「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孔穎達疏：「就其成國之家室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

[41] 杜預注：「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5b)的「即圖之」意爲「往就圖之」，另據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此例中的「即」表「就此機會」，也是帶有回指賓語的解讀，回指前方曲底線所指狀況；例(65c)的「即」也可理解爲在此情況下，回指前方「帶甲萬人事君」的情況。這三個例子說明「即」也可帶零形回指賓語，相當於「就」在連動式中最虛化的用法（見 2.3 小節第 III 段），這表示「即」也具有由此用法發展爲承接副詞的可能。

要到戰國末期文獻，特別是《戰國策》、《墨子》、《韓非子》這三部典籍中，「即」才發展出成熟的承接用法。其所在承接複句可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前後分句表時間上的相承關係，第二種是前後分句表邏輯上的條件或假設關係。

(66) a. 即墨大夫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可爲謀，即入見齊王曰：……（《戰國策・齊六・齊王建入朝於秦》）

b. 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戰國策・趙一・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

c. 謁魏王，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戰國策・魏一・陳軫爲秦使於齊》）

d. 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田子方》）

e. 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67) a. 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戰國策・東周・東周與西周爭》）

b. 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即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墨子・號令》）

c. 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莊子・盜跖》）

d. 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若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曹傷。君不如殺之。」（《韓非子・十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 使失路者而肯聽習問知，即不成迷也。（《韓非子・解老》）

這兩組用例中的「即」大都可以理解爲於此情況下、就此機會等義，表示這兩組用例確實可能從例(65)此類用例發展而成。副詞「即」的形成有兩大特色，都能由此一演變路徑得到合理解釋。其一，「即」一有副詞用法，就以搭配複句語境爲主。如果動詞「即」首先發展出的是時間副詞用法，那麼早期副詞用例應是搭配單句，而非複句；但若從此線來看則很容易解釋，因爲回指賓語與前文具有一定的照應關係，順勢發展爲複句關係是很自然的。其二，例(66)、(67)說明「即」這兩類承接用法是同時出現，這點也難以從時間副詞來源說明，因第一種承接類型表時間上相承關係，與時間副詞關係緊密，理應先發展出；但若從此線來看則不難理解，因「於此情況下」、「就此機會」的用法與這兩種承接類型都相近，將例(66)、(67)這兩組用例的「即」解作此義都很自然。不過，與「就」不同的是，「即」省略賓語而構成的「即 -VP」連動式並不多見，不像「就」有清楚的漸變脈絡。是故本文認爲，承接副詞「即」的發展不只此線，還有下面兩線同時進展，共同鞏固「即」的此項功能。

3.4 從時間到承接

過去文獻一致認爲承接副詞「即」源自時間副詞用法，但是對於何時出現時間副詞「即」卻沒有太多的討論。本文認爲立即義時間副詞「即」出現於戰國晚期，用例如下。

(68) a.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左傳・僖 24》）

b. 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斂，不留生事。（《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

下面則是過渡用例，例中的「即」允許雙重理解，可作時間副詞，也可作動詞。

(69) a.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尚書・商書・西伯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黎》）[42]

b. 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左傳・哀 14》）

這兩例都可解作述賓結構，「即喪」就像例(60)中的「即聾」、「即死」等，表趨近某狀態；「即救」就像例(62)中的「即乘、服」、「即謀」等，表展開某事務。由此可推測時間副詞「即」可能源自述賓結構。

前所列「即」的兩組承接用例中，第一組例(66)的「即」可同時解作時間副詞與承接副詞，說明這兩個功能或有相承關係。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春秋戰國時期，「即」獨作時間副詞的用例十分罕見，就只有前所列(68)中的兩例。既然「即」在先秦很少作時間副詞，若說單單從此功能就發展出蓬勃的承接用法，這點現象實在不尋常。再加上前一小節所提兩點現象：早期副詞「即」以搭配複句語境爲主以及例(66)、(67)所表示的兩類承接用法同時出現，也都難以從時間副詞來源妥當解釋，可以說以時間副詞作爲承接副詞「即」的來源是無法全面解釋其發展狀況的。本文對此現象的解釋是，其實還有另兩條路徑促使「即」發展爲承接副詞，一條是從帶回指賓語的連動式發展而成，如前一小節所述，另一條則是從判斷動詞發展而成，見下一小節說明。

3.5 從判斷到承接

先秦時期還出現另一種承接副詞用法，與前列兩種類型不大相同。此類承接複句用於列舉情境，且多爲假想情境。這類用例大量出現於時代較晚的《戰國策》及《墨子》二書中，《韓非子》也見得到一些，見下面三組用例。下面用例中的條件分句都標以曲底線。

(70) a. 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戰國策・秦四・秦王欲見頓

[42] 孔安國傳：「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弱》）

b. 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戰國策・秦四・秦王欲見頓弱》）

c. 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戰國策・韓一・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

d. 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戰國策・燕二・趙且伐燕》）

e. 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爲諸侯笑。（《戰國策・中山・陰姬與江姬爭爲后》）

(71) a. 助之思慮者眾，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眾，即其舉事速成矣。（《墨子・尚同中》）

b. 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墨子・兼愛下》）

c. 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樂上》）

d. 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墨子・非樂上》）

e. 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墨子・非樂上》）

(72) a. 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韓非子・解老》）

b. 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韓非子・說林上》）

不同於前所列例(66)與(67)，此類用例中的「即」可出現在主語之前，如例(70b, e)、(71a, e)，甚至可出現在複句之前，如例(70b)中「即」便帶領讓步複句，且「即」經常與「則」對舉，其性質更接近連詞。本文認爲「即」的此類承接用法另有來源，是來自判斷動詞。

「即」作判斷動詞歷史已久，早期傳世文獻已見得到。

(73) a.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尚書・周書・文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命》）[43]

b. 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禮記・仲尼燕居》）[44]

c.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穀梁・文 9》）[45]

d.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左傳・襄 8》）

下面這組例句中「即」是判斷動詞，帶領對前方話題（下加曲底線處）的評斷。其中有些用例若將之解作承接副詞，也是說得通的，表示會引發該後果。

(74) a. 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莒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戰國策・齊六・燕攻齊取七十餘城》）

b. 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戰國策・趙三・秦攻趙於長平》）

c. 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墨子・兼愛下》）

d. 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墨子・備穴》）

e.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爲失少室周。（《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這組用例點出從判斷動詞發展出承接功能的可能。以判斷動詞作爲此類用法的來源，除能解釋爲何此類用法中「即」能出現在主語前，後接完整子句，

[43] 孔安國傳：「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孔穎達疏：「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

[44] 關於此句的分析見註解 26。

[45] 范甯集解：「言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故不言夫人。見不以妾爲妻之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還能解釋爲何此類用法搭配列舉語境，因是利用判斷動詞使用特性，針對不同情境提出判定。

綜合本節討論，「即」發展爲承接副詞可能透過三條途徑，分別源自帶零形賓語之動詞、立即義副詞及判斷動詞。本文認爲這三種用法的「即」之所以具備承接功能，關鍵都在其回指功能。第一線演變就同「就」一樣，「即」雖省略賓語，但仍保有其後賓語之回指功能。在第二線演變中，也是利用回指性落實承接功能。立即義副詞在表達上一定涉及兩個時間點，用於表示某事件發生時間點與所參照時間點很接近，例如在「一告訴他，他立即就趕來」中，他趕來的發生時間點與告訴他的參照時間點很近，又如「我立即過去」則是以說話當下爲參照時間點，而發生時間點則與之相近。可見在表達上，立即義副詞的語義框架含有一參照時間點，等於是意義上需回指某個特定的時間點，故也帶有回指性。由此功能構成的承接複句，第一分句正是標示參照時間點，也正是立即義所回指的語義內涵。在第三種演變中，「即」保留判斷動詞聯繫前後句法成分的功能，由於後接成分是對前接成分的論斷，在表達上也帶有回指性。

四、結　論

本文從照應觀點解釋「就」與「即」發展出承接功能的原因。在「就」的演變中，其承接功能來自原結構中賓語的回指性，而此線演變的完成，則是仰賴多項因素合力促成。一、「就」是在零形回指賓語連動式中完成此項虛化。A.「就」能搭配連動結構，是因爲「前往某地做某事」或「趨近某對象做某事」是日常生活常見活動型態，故在語言中也有相應的表達模式，且遵循時間順序原則排序；B. 省略共賓連動式第一動詞賓語是上古漢語的常態，「就」的賓語能省略，正是與後接動詞有共通賓語的情況下；C.至於「就」的賓語爲回指賓語，則是因爲此一表達格式經常用於陳述已知對象。二、在此結構中，「就」能進入虛化，還需要放寬搭配限制，這點則是在後接雙賓動詞時打破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後賓語需同指的限制而促成的。在賓語省略情況下，當「就」搭配動詞類型擴大，賓語所指便日趨模糊，「就」的意思也跟著日漸虛化。三、在此線虛化中，「就」所發展出的系列用法，包含：就地、就之、就此情況及承接副詞用法，都帶有回指性，這點則是保留現象促成的，其回指性是承繼自「就」後零形賓語，所以可以說「就」的承接功能承繼自其後賓語的回指性。其演變路徑如下所示：

「就 -VP」：趨前 VP > { 就地 VP
就之 VP > 就此情況 VP > 於是 VP

在「即」的演變中則可看到三線發展，承接副詞功能分別衍生自帶零形回指賓語之動詞、立即義副詞以及判斷動詞，而這三線演變也都帶有回指性。零形回指賓語隱含回指語，立即義副詞的語義框架含有回指稍早時間之參照時間點，判斷動詞帶領成分則是對前接成分的評斷。其演變路徑如下所示：

「即 -VP」：趨前 VP > { 就之 VP > 就此情況 VP > 於是 VP
立即 VP > 於是 VP
就是 VP > 於是 VP

關於副詞「就」的來源，過去學界所提意見呈現眾說紛紜的局面，本文從全新角度論之，不但能妥當勾勒「就」的演變狀況，還能合理解釋「就」承接功能的來源，也因而能據以判定「就」各種歷史用例的性質。副詞「即」的情況則十分不同，過去學界對其來源看法大體一致，但本文卻指出其中隱涵的問題，並提出多源頭的演變路徑，不但能更爲周延解釋其發展，還能從演變角度有效區分其不同的承接用法。

從回指到承接，此演變不只見於承接副詞「即」與「就」的歷史，漢語史上更有大量雙音節及三音節承接／結果關聯詞衍生自含有回指語的構式，如「於是」、「於是乎」、「於是虐」、「於是焉」、「于是」、「于是乎」、「於此」、「於斯」、「於焉」、「以此」、「此以」、「以是」、「是以」、「由此」、「猷此」、「繇此」、「猶是」、「繇是」、「因此」、「因此上」、「因是」、「爲此」、「爲是」、「故此」、「是故」、「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是用」、「坐此」、「坐是」等等，各詞中所含「是」、「此」、「斯」等皆爲指代性回指語。前文 1.4 小節也提及，現代漢語中「這樣」、「那麼」等指代性回指語也具有承接功能。此一演變可能還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已有多種文獻指出不少印歐語言及非洲語言中的承接關聯詞來自回指語或是由回指語構成的結構。這些現象在在說明承接與照應這兩個功能之間普遍而緊密的關係，還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然而由於這方面現象牽連甚廣，也因篇幅限制，這些議題將留待另文再論。

（責任校對：傅凱瑄）

引用書目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年 9 月（1942 年初版）。

李宗江：〈「即、便、就」的歷時關係〉，《語文研究》1997 年第 1 期，頁 24-29。

李思明：〈《水滸》、《金瓶梅》、《紅樓夢》副詞「便」、「就」的考察〉，《語言研究》1990 年第 2 期，頁 82-85。

邢志群：〈從「就」的語法化看漢語語義演變中的「主觀化」〉，《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10 月，頁 324-339。

＊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1 月。

周　瑩：〈淺析語境因素對語法化的影響——試從《古本水滸傳》看「就」的語法化歷程〉，《宜賓學院學報》第 8 卷 8 期（2005 年 8 月），頁 79-82。

俞鹿年編著：《中國官制大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封傳兵：〈「即」的語法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3卷 3 期（2011 年 5 月），頁 66-68。

＊香坂順一：《水滸詞彙研究》，北京：文津出版社，1992 年 1 月（1987 年初版）。

孫錫信：〈「即」、「便」、「就」虛化過程中的錯項移植〉，《語言研究輯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年 8 月，頁 189-201。

＊徐赳赳：《現代漢語篇章回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祝敏徹：〈《朱子語類輯略》中的「便」與「就」〉，《中國語文通訊》1983 年第 6 期，頁 16-19。

＊馬建忠：《馬氏文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年 9 月 （1898 年初版）。

高　原：《照應詞的認知分析》，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3 年 9 月。

張政糧、呂宗力主編：《中國歷代官制大辭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年 1 月。

＊張誼生：《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0 年 6 月。

張麗麗：〈從限定副詞到充分條件連詞〉，《清華學報》第 39 卷 3 期（2009 年 9 月），頁 355-388。

＊張麗麗：〈試論縱予連詞「即」、「便」、「就」的形成〉，《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71 期（2009 年 11 月），頁 99-145。

張麗麗：〈從限定到轉折〉，《臺大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2 年 3 月），頁 245-298。

曹廣順：〈試說「就」和「快」在宋代的使用及有關的斷代問題〉，《中國語文》1987 年第 4 期，頁 288-294。

梅祖麟：〈從語言史看幾本元雜劇賓白的寫作時期〉，《語言學論叢》第 1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111-153。

許　娟：《副詞「就」的語法化歷程及其語義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文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論文，范開泰先生指導，2003 年 5 月。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 5 月。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 年 8 月。

＊楊榮祥：《近代漢語副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 4 月。

楊榮祥：〈論上古漢語的連動共賓結構〉，金克中、宋亞云、黃斌、孫玉文編：《漢語新探》，武漢：崇文書局，2007 年 2 月，頁 131-142。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5 月。

＊魏兆惠：《上古漢語連動式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年 5 月。

Bybee, Joan, and William Pagliuca,“The Evolution of Future Meaning.”（未來意義的演化）in A.G. Ramat, O. Carruba and G. Bernini eds., *Papers from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7), pp.109-112.

Givon, Talmy (ed.), *Topic Continuity in Discourse*.（言談中的話題連續性）(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3).

Hopper, Paul J,“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關於語法化的若干原則）in Traugott a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1), pp.17-35.

Hopper, Paul J,“Some Recent Trends in Grammaticalization.”（若干語法化最近趨勢）*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5 (1996), pp.217-236.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語法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03]).

Tao, Liang,“Topic Discontinuity and Zero 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Discourse Processing.”（漢語言談中的話題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連續性及零回指：言談過程中的認知策略）in Barbara Fox ed., *Studies in Anaphora*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p.487-51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ang, L.-L. (2009).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ssive conditionals *ji, bian* and *jiu. NTU Humanitas Taiwanica*, (71), 99-145.

Kosaka, J. (1992). *Shui hu ci hu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lexicon of the *Water Margin*). Beijing: Wenji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7)

Lu, Sh.-X. (1992). *Zhong guo wen fa yao lue* (A brief Chinese grammar). Taipei: Wen Shi Zhe.

Ma, J.-Zh. (1983). *Ma shi wen tong* (Ma's grammar).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8)

Wei, Zh.-H. (2008). *Shang gu han yu lian dong sh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Shanghai: SDX Joint.

Xing, F.-Y. (2001). *Han yu fu ju yan jiu* (A study on Chinese complex sentenc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Xu, J.-J. (2003). *Xian dai han yu pian zhang hui zhi yan jiu* (Anaphora in Chinese text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Yang, B.-J., & He, L.-Sh. (2001). *Gu han yu yu fa ji qi fa zhan*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and its developmen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Yang, R.-X. (2005). *Jin dai han yu fu c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adverbs in Proto-Mandar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Zhang, Y.-Sh. (2000). *Xian dai han yu fu ci yan jiu* (A study on the adverbs in Modern Mandarin). Shanghai: Xuel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